

她下榻的青年旅館用過早餐——難吃的麵包，分給摩卡都對不起她。凱瑟琳翻了個白眼，英國人怎麼連個早餐都做不好。她想念起父親的手藝——那個全南法最好吃的長棍麵包和可頌。昨天不該嘴饞在車上吃完的。凱瑟琳大嘆了聲，配著咖啡隨意將烘烤過的麵粉吞了下去。

「咕？」

「抱歉，早餐的麵包太難吃了。我怕妳會拉肚子。」

凱瑟琳提起皮箱，對著鳥籠裡的褐鷹鴉輕嘆。她可不希望到達霍格華茲時看到她的寶貝吐得七葷八素，但也不想讓摩卡餓肚子。只好從牛仔外套口袋裡拿出一片肉桂味的餅乾，撕開塑膠膜，掰了一半給摩卡，剩下的等回學校再說。凱瑟琳望著在籠子裡啄著餅乾屑的褐鷹鴉，在櫃檯退了房後便往王十字車站走去。

*

嘿凱瑟琳！

——嗨，丹尼爾。噢這是多多嗎？怎麼胖那麼多。

好久不見，妳是不是又長高了？

——對，我一個假期就高了四公分，我懷疑我媽給我喝增高魔藥。

喔凱西，我喜歡妳的牛仔外套。

——妳喜歡嗎？或許一個吻換這件外套？開玩笑的。

凱瑟琳推著推車，在小跑步間穿過九又四分之三月台。蒸氣瀰漫的月台裡向所有熟面孔打招呼。男的多半是她口中的兄弟，女的多半是上個學年和她「交情甚好」的學姐。她上了火車，在安置好行李後又穿越車廂到處串門子。說她一整個假期都在父親的店裡學做麵包，還有勾搭上了一個大她五歲的大學生。玩了兩個禮拜就因為無聊斷絕往來——天生一副好臉蛋真好。旁邊的人說。凱瑟琳卻指了指自己左臉頰互長的傷疤，要他努力點。

「好了，我該回去了。」

摩卡有分離焦慮症。她笑著說，從別人的位子上站起後雙手插著口袋往回走。卻不料突然一股人潮向自己的方向湧來，一個站在她面前褐髮少女就這麼被人群押進她的懷裡。

「喔？投懷送抱？我不討厭喔。」

凱瑟琳哼哼笑了聲，軟玉溫香在懷，她看著那人在穩住步伐後抬起頭，標緻的臉龐和那雙和髮色相同的眼睛直瞪著她。長得挺漂亮的——她心想，嘴角揚起的角度又更高了些。

「就憑妳？少自作多……」

少女的話音未落，又一批帶著嬉鬧與吵雜的人海壓過，幾乎是要將她們吞噬。凱瑟琳扁了扁嘴，伸出扣在口袋裡的手抓住她的臂膀。一個轉身——兩人的位置互換，讓自己承受了人群的推壓。

「就憑我怎麼了？」

金色的眉尾一挑，在眨眼過後掃視了少女的打扮。從頭到腳，再從腳尖至鼻尖。剪裁得宜的裙子、光澤亮麗的捲髮、還有一點蘭花的幽雅清香。喔對，好像有這麼一號人物。科赫家的大小姐——凱瑟琳雙眼微瞇，記得早在去年還前年就注意到這位史萊哲林的學姐，卻從來沒和她說上話。

「快回位子吧，再有人群來小心被摸了一把都不知道。」

「妳……！」

她還沒等對方的回應便轉過身，穿梭在變得擁擠的走道。學生們雜七雜八討論著似乎有爆竹闖入的事也完全入不了她的耳。她一回到位子上便被迫加入話題——除非那爆竹長得比剛剛的學姐還正我才有興趣。凱瑟琳笑了聲，翹起腳便聽見列車的氣笛聲。兩段長音，緩緩駛動。